

石

匱

書

石渠書卷第一百九十八

明 劉向張 氏著

孝子列傳總論

明史所載孝子強半皆封君任子深可厭鄙夫救水
承歡問安侍膳皆人子常職有一於此乃遂沾沾向
人曰孝子孝子何孝子之多也余不錄其生孝而錄
其死孝蓋謂人止一死詎肯以死假哉以此為準使
人知泣竹扇枕孝道政自不盡也

魏文昌，華容人。父獲罪，繫武昌獄。文昌詣關上疏，願以身代。太祖評之，臨刑語其弟曰：「護事二親，如吾存時，遂伏法。時年十有八歲。」

陳主黃巖人。洪武中，主父叔弘罪當死，主奏願代父死。上大喜曰：「不意今日乃復有孝子，宜赦其罪。」刑部尚書開濟奏曰：「罪有當刑，不宜屈法，以閭閻倖之。」路遂聽之。主代父死，而詢其父隸兵雲南。

陸安，吳人。父德甫好客，竟以客坐法。時以重典刑，無

竄劉忠郎與兄訣、晝夜走至都、伏闕請代許之、詣市、
顏色無變、時年三十一

徐元讓山陰人、妻潘氏、元末兵亂、讓與潘氏奉父安、
避兵山中、遇寇斫安頭流血、讓抱安大呼曰、寧殺我、
毋害我父、寇捨安、殺讓、將奪潘、紹曰、夫死從汝、必
笑、若能焚我夫、則無憾也、寇信之、縱潘聚薪焚夫、火
方熾、潘以投烈燄中、元、寇驚嘆而去、安得不死、洪武
十七年有司以聞、旌表其里

陳敬奉化人年十三家貧業樵一日隨父入山虎攫其父去敬即攘臂大呼疾追及之乃履其尾而以杖擊烏虎怒舍其父嚙敬啖之父尸賴以得全鄉之召士哀而作誄者數十人

崔鑑者燕人也年十三父佑性嗜酒狎一娼與居母王氏嫌其非類諫止之佑不聽娼遂百計構王氏佑每被酒量楚交下一日佑出王氏語優娼娼怒擊王氏敗面王氏含忍入室撫床涕泣鑑自學歸王氏泣

曰吾為娼所構被辱萬狀今且引決爾善自愛鑑聞
之且泣且怒曰母第安志勿他也耶潛入學宮挾刃
以歸踊娼所在娼適掃于廳傍口且言王氏鑑從旁
挾刃刺其左脇深入寸許娼隨斃鑑以刃匿牖下亡
走數里忍自念曰吾殺娼而吾父不知必謂母矣吾
走母無以自白必被逮吾殺人而令吾母抵罪是猶
殺母也馳歸告果置母于理矣鑑至呼曰殺人者我
也母何罪眾不信歎舍之鑑曰若不信試視吾及取

補牘下果然遂下鑑獄維時司徒廷平咸憐其幼能
激義請于朝上可之得減死

趙紳諸暨人父秩工詩文精篆籀永樂時任高郵州
學正入京舟次武城偶墮水紳即擲身水中抱持之
河流悍急俱不能出明日官為出屍尚以手持父臂
不鮮事聞旌其門

葉文棠海寧衛所人有弟文龍醉毆殺人官司訊服
其母鍾愛欽泣不食文棠痛弟無知犯法恐母疾成

一旦奮然辭母而訣曰我年長有子願代弟罪以奉
母暮年遂詣官自暴毆殺之緣釋弟歸文榮竟坐法
臨刑咲曰吾以一死而全母弟所得熱多雖飲及何
恨

何化者靜海衛指揮向上之子上以事得罪憤而投
海死化沿海號哭求屍不見亦投海中頃刻上屍浮
出潮中衣服脫落時天霽忽震雷大雨既過化頭頂
父衣徐徐浮出家人出而葬之旌表

劉富金鄉人流賊入邑。劉父為賊所執。索其妹。富奔
賊曰。吾妹誠避山中。釋父執我。吾妹可得。賊釋父執
富。將與俱至山中。富伺其父得脫。乃望父大呼曰。吾
以死當之。勿使吾妹奪賊。怒殺之。父妹以全。

熊萬變。崇昌縣庠生。流賊圍其居。舉家倉皇。母尚未
行。萬變告其兄曰。母被圍。吾輩脫出何為。相與還赴
難。擊殺二賊。負母逃。為賊所執。被殺。母伏于屍。罵賊
亦被殺。

何兢蕭山人。父舜。蜀為御史。坐事謫戍慶遠。後以赦
歸。會當金郿魯亦以御史謫蕭山。舜賓嘗有小忤。魯
銜之。詭言赦歸無驗。械送戍所。屬畔者侵辱。掩殺於
昌國寺。又捕及兢。逃匿。父友王恭政。召家。終夜不
寢。嚙一指以誓復仇。久之。魯遷山西。僉事。乃教兢
潛歸。募死士數十人。扮獵戶。嘯聚錢塘沙上。伺魯至。
曳之出。與窘辱萬狀。瞋其目。幾死。置道旁。會仇民以
糞灌其口。乃得活。兢挺身投憲司。憲司稍阿魯。兢嚙

臂肉噴公公坐憲司憐之累奏於朝道官即執遂坐
魯死以燒復仇用唐梁悅例編成福寧正德改元赦
還

劉靜萬安人為邑庠生正德間流賊破縣靜年二十
三負母奔竄賊欲害母靜翼蔽求代賊怒攢槩殺之
猶抱母不辭既死屍七日不變旌表

羅璋遂寧縣諸生母被賊捉子提長鎗拒戰三賊
舍母去後賊追至璋力捍賊使母行遠戰三合竟被

執賊剗心剖肺裂碎其屍聞者哀之正德中旌表
陸尚質山陰大平村人其父一中以教塾渡海白風
濤急舟下瀾將入洋質從岸上踊恟躍身濤中擬拉
其舟觀者謂父子俱死矣俄而舟逆濤上若有綽者
父一中得生尚質竟死濤中鄉人憐之召其渡曰陸
郎渡

伍氏憲晉江人嘉靖季倭至其村民憲扶父逃反遇
賊長跪乞曰勿驚吾父餘任君欲賊不聽乃之民憲

挺身殺二賊、又傷數賊、後隊至、落其右手、卧草中、一手荷戈、口喃喃呼父、三日乃絕、其後人時、見之、烟雨中、荷戈立、則輒合掌呼伍孝子而過、

張均等五人俱石州人、嘉靖二十二年、剽賊亂石州、均父為賊所殺、抱父屍泣三日死、張承相負母以逃、為鹵所執、與母俱死、于博、母為鹵得、博奮氣取石擊賊、母得逸去、賊剖博心、文辭之、張永安持挺救父、逸、安被創死之、溫繼宗、獲父棺、力戰中矢死、冬十月、

詔旌之命有司並立祠致祭

孟春錢塘鍛工也貧無本業受傭於人得其直以養
母每出傭必數日一歸省部人不戒於火燎迫其居
春間馳歸而母老方酣卧不覺春不顧烟燭入負母
或止之不聽遂與母俱焚死明日出二屍煨燼中春
猶抱母不脫見之無不聞涕

馮世傑尋甸人爲諸生剛方有氣節嘉靖六年銓賊
攻城傑携母李氏弟妹匿迎恩橋下爲賊多獲劫奪

登雲母曰婦裸體赤身、廉耻喪盡、不若死、遂投水死。
保謂其弟曰、患難不能救母、苟全性命、何以自立於
人世、弟兄亦投水而死。

王世氏武義人、年十七、父良為族侄俊毆殺、世氏恐
殘父屍、不忍就埋、乃佯聽其輸田議和、凡所入、輒封
識、閱六年、生一子、曰吾今可以死矣、乃繫俊以所佩
刀斫殺之、詣縣廷自首、因出所封識、田稅具道、所以
積思故、令義之曰、但驗若父屍有傷、汝可得末減、世

民曰、吾忍痛六年、恐殘父屍故也、願以吾命抵之、勿
言驗、母妻希出世、民昇父柩來、世民聞之大慟、遂以
頭觸地、階石盡出、自詣獄、絕食死、

黃道祿、福建候官人、年十三、母病頻死、道祿剖肝療
母、病旋愈、後二年、其父又構危疾、道祿又剖其左
腹、肝療父、病又愈、鄉里稱其奇孝、上大、中丞、擢道
祿至院、用騎果、尊行、閭井聞、割羨金以餽之、

陳榮、建寧人、母雙目失明、十年百藥罔療、有言舌舐

可愈目疾者遂抱母日紙數十通母目一朝開豁又
隣火及廬榮從外奔救抱母呼號頃吏風返母得無
恙又遇水災人民漂沒榮與母兩地隨流各附一木
潮達岸卒遇其母官舫還郡守夜焚神告次午孝子
附守舟郡守艤舟待至日中一木冲岸視之則陳榮
母子也郡守驚詰何以孝運動天榮曰予何知孝惟
不敢忘母而已

郭金科錢塘人年十四家不戒於火科夢中驚起烈

焰菽廬尋路得出於人叢中尋母不見轉身從火焰
中撲入救母墻陷路迷與母全斃後尋其骸載煙煤
焦爛中與母相抱骨骼湊合卒莫能開縣大並葬之
旌曰孝童墓

石厝書曰余記孝子全錄死孝而所錄死孝又多在
成童舞象之年蓋以年方舞象不籍學問不待觀摩
適能以死殉父若母者於以見孝子雖不以年方舞
象不籍學問不待觀摩適能以死殉父若母者於此

以見孝之易也。孟子曰：人少則慕父母，知好色則慕少艾，仕則慕君，人年漸長，其慕慕亦漸為外慕所分，倘能以孺慕一念保而勿失，則絕脰剜肝與懷抱乳哺其愛戀之心，有以異乎？無以異乎？故人能不失其赤子之心，則身體髮膚，豈敢毀傷？謂曾子之啓手啓足與諸孝子之殺身成仁者，總無二念可也。

石渠書卷第一百九十九

明 鈕南張 傳著

獨行列傳總論

余讀賈生之言曰、秦人家富子壯、則出分家、貧子壯、則出贅、借父耰鋤、慮有德色、母取箕帚、立而誶詬、抱哺其子、與公併踞、婦姑不相說、則反唇而相稽、繇此言之、則家庭之間、一子一婦、尚不能相戢、同居、况推而之一世二世、且至九世乎、鄭義門七世同居而視

其家齊必端方嚴肅分毫不苟乃可以敦睦九族衣冠恭敬無敢起而敗群則可以知朝廷設官分職必選賢與能而使之作郡縣之長亦猶此意也大學言齊家治國平天下總不外此正心誠意吾觀鄭氏一門聲律自度凜如公府豈非正心誠意之明效大驗哉高皇帝患習俗僞嚚欲尊顯義門以風勵天下乃拔其子弟年三十以上才識可用者悉授之官則是天之報酬義門亦為不薄而今之子婦詬誶至骨

由不能相容者、得不見義門而慚、忍欲死邪、為作浦
狂義門鄭氏傳

義門鄭氏者、燕之浦江人也。出唐宰相蒙陽後。乾道
間有鄭淮者、自蒙陽遷居浦江。淮生照、照生綺、通
春秋較梁學、撰合經論、數萬言。事父母孝。父以非罪
逮、論死。綺詣吏請代。事得白。母張氏病風癰、綺保護
如嬰兒。每通廁、必抱負就之。數薦辟不仕。卒。賜號冲
素處士。當處士世、寔始創家規、教子孫無異。變四傳

至龍游丞德珪青田尉德璋救睦彌固爲仇家所傾
兄弟相爭死六傳至文嗣文恭而家益昌蓋同居者
六世歷二百四十餘年矣元至大中詔旌門至元中
復家余忠宣公開書東浙第一家以褒之文嗣卒德
璋子太和主家政嚴方端慤家庭中凜如公府子弟
有過雖頌曰猶加鞭訶遇歲時祭饗畢太和坐堂上
群從子姓皆盛衣冠鴈行立處左序下以次進拜跪
奉觴上壽畢皆肅容拱手自右序趨出足武相衡無

敢參差者。冠婚喪葬不用浮屠老子。稽朱氏家禮行之。比至鉅七世矣。方諸父主家時。鉅日侍左右。助裁理。比主家。確守成法。內外政益治。鉅沒。從兄銘景彛。以次當主家。而銘先為贅壻於連塘錢氏。乃籍所得張氏田廬歸于公。乃復還。已自念居於外者久。不親家事。而從子渭賢能負荷。且宗子也。遂告先祠讓之。渭亦固辭。因虛其席。銘肆力於古學。早失父。事母至孝。母嗜鯪魚。必徧求以悅其意。會有疾。倉卒不得魚。

銘力致之。銘以齋疹進疾。遂瘳。奉諸兄如父。進退坐起。禮甚恭。銘不妄言笑。臨事重然諾。不苟取。從弟都事鉉幼沉毅。事父母盡孝。父病妻死。不敢哭。強也笑。以奉湯藥。不使聞也。父卒。哭幾絕。水漿不入口者三日。至終喪。外舅張泌愛憫之。勸其更娶。鉉謝曰。鉉見後母戕骨肉者多矣。忍令兒輩陷之耶。年未四十。竟不娶。以老主家。肅然畏謹。凡食貨田賦。各有司者。出納雖絲毫。咸有文可覆。雖幼童不識。屢市嬉戲。事諸

婦事女工、守內教、不使與家政。間內外甚嚴。僕使通
命、不敢越堂限。家蓄兩馬、一馬出一馬為之不食。鉉
尚風義、有文辭、揭文安公溪斯黃文獻公看皆折行
輩與之交。一時士大夫皆敬憚之。卽酣飲、聞彥真履
履、未嘗不欽容也。故人之失官留武林、貧不能自存、
延其家十口來浦江、衣食之者三十年。里中貧獨癯、
疾者多養之終身。每風興告飢者填門、餉之不厭。元
季兵起、州郡騷騷、而將吏爭戒士卒無犯。國朝兵

敢發州絃携家出避兵門啓而去李曹公文忠躬爲
尙猶而達卒守之事稍定遣部領率民兵二千逆其
家還里居後天子以神武御海內疾兼并之俗株連
鋤去之是時詔天下繪疆畛爲圖徃役者以賄敗蔓
延諸大家多坐死鉉長子濂當坐地消奮曰兄老矣
吾不可代誅吏乎遂詣理庾死獄中鄉人子弟私謚
爲貞義處士其後黨禍作犯者無賢不實少所平反
濂及弟湜各爭元獄上濂美髯長身玉立屢以繇至京

師。高皇帝識之曰：我知鄭義門無是也。召二人至殿前，赦之，賜湯沐飲食。又手賜梨果，濂拜賜，以手擎至額，出殿門終不食，懷歸剖分之。上遣人訶知，歎曰：真家法也。欲官之，濂辭老不任力，乃擢浚、福建布政使叅政。吏部奏無員缺，特設叅議官處之，而盡以所徵寄金，歸其家。當是時，浙東西鉅室故家多以罪破壞，而鄭門獨完。人以爲孝義之報。自是上生辰，濂輒捧香詣闕下，拜祝萬壽。上每召見，嘉勞已。

上惠俗習。澆偽益尊。顯鄭義門。以風天下。詔拔其子
弟。年三十以上者。畢赴闕。召見。擇其儀端識敏可用
者。授之官。濟為春坊左庶子。沂為禮部尚書。幹為監
察御史。宜為燕王傅。蓋義門鄭氏尊師重傳。吳文貞
公萊宋太史公濂。相繼為其家塾子弟師。故賢子弟
最多。曰濤曰源曰渭曰淵。皆以仁義聞。源剛介有立
志。好施與。濤溫恭有學造。入經筵為檢討官。范學士
素稱南冠而北仕者。德行當推濤為第一。皆與宋學

士濂爲金石交。涓總家政。勤綜理。有吏課戴星往來者三十家。與人語。懇款無纖偽。鄉人信服。縣大夫問政。悉告以利害。方岳大臣連辟。召不就。固初定賦。郡田一斛增其半。力田於當道而竭之。族有卑孤者。收鞠之。有盜伐林木者。僅禦之。遭盜歟。僅妻急往救。墮塹死。禁僮勿訟。給棧積瘞之而已。淵性至孝。母病。經年。淵保抱扶持。終日不離側。又願天請代。忽驚惡。瘖不能坐。跪鍊藥餌以進。膝爲之脫。母病瘳。思食西

瓜既食而卒。淵終身不思食。而瓜居父喪。絕復蘇者
數四。杖而後能起。服雖闋。過忌日。哭奠如初。喪元季
諸登盜作。群從子弟避東陽。遇盜資盡沒。淵在金華
聞之泣。蓋持所服之衣裝往。分之以溫寒。不恤也。從
弟澧與妻早夭。遺三女。淵鞠育長教。選名胄資嫁之。
家族屬衆。即有疾。不擇疎戚。恒三四起視。有死喪。旬
旬身任。斬春王烈。家燬於紅巾。與其族五十人流寓
浙右。處士館之數月。而後去。同縣詞人貧不能養母。

淵聞之慨然曰悲夫吾欲養得耶厚同之淵癯然不勝衣而矩度峻整為人倫師表元季有薦為書院山長不就固初求賢詔下郡縣賂驛致請以耳噴辭不赴卒宋太史松謚為貞孝處士而銘其墓

石厓書曰義門鄭氏以請書孝友蒸：起家有倫有脊其於公藝之百忍本末殊矣高皇后曰吾聞鄭氏子姓數十人能合而不能離也須善置之次日

太祖問濂治家所以長久之道濂對曰守祖遺訓只

是不聽婦人言耳。太祖大咲稱善。主后之疑一咲
冰釋。天之福祐義門善巧若此哉。

石渠書卷第二百九十九

明 刻南張 岱著

義人列傳總論

夫忠臣死忠、孝子死孝、二者天下之正道也。乃於死
忠、死孝之外，而又有所謂死義。夫義者可以死，可以
無死者也。可以無死，雖不死，而人不得責之以必死，
可以死，能拼一死，而世界又不可少此一死，故謂之
義也。余一生受義之累，家以此亡，身以此困，八口以

此饑寒一生以此貧賤所欠者但有一死耳然余之
不死非不能死也以死而為無益之死故不死也以
死為無益而不死則是不能死而竊欲自附於能死
之中能不死而更欲超出於不能死之上千魔萬難
備受熱嘗十五年後之程嬰更難於十五年前之公
孫杵臼至正二十六年之謝枋更難於至正十九年
之文天祥也山居無事間嘗取古今義烈之士而銓
次之得三百八十八人為二百八十二贊自謂義之

事已脩而美之途已窮矣及見吾先帝中哀流賊
竊據其間義人烈士寔多有人皆從故終堆中又翻
出案曰甲申以後可謂愈出愈奇矣愈博訪搜求綴
之元刻自昭代以來又得八十餘人較之前代可謂
大觀蓋欲使後人之知吾加意此傳一以見高皇
帝之祀余闕藝李輔風教世人其感召有目一以見
吾輩草野布衣舍生取義與我冠大纛者寔勝彼萬
萬而後之觀覽明史千秋萬歲庶不寂寞也

青紋盛常德府龍陽縣典史洪武初年為龍陽縣民
請減田賦疏再上不允自縊於登閣樓下高祖為
之減原額二萬四千有奇萬曆十四年巡按湖廣御
史任養心奏建青紋盛祠賜名惠烈

練敘忠長洲人御史練則成僕洪武間則成効大臣
不法事其人坐死他日上寬其獄因怒則成同官
忌者更搆之賜仰藥死家屬被逮長子擬斬敘忠念
其父子被刑門戶戒絕毅然自出冒其主名代赴市

曹取決以長為次免死戍邊後赦歸復立門戶生祠
又為御史

京師校尉宛平人俠邪善飲與隣婦通婦夫蚤出經
紀尉即入門夫出旋歸尉伏牀下婦問曰何故復
夫曰出門天寒恐汝冷來添被耳乃覆而去尉忽即
取佩刀殺婦去有老翁每日入門賣菜是日不聞
聲挑擔而出夫婦見婦被殺喊鄰里詰問皆言惟見
賣菜翁進門更無他人夫執送有司証伏成獄是日

葉市尉出呼曰某妻我所殺奈何累實某翁償命遂
曰監斬官欲面奏監者引見午門校尉奏曰此婦寔
與臣通是日夫蚤出旋歸為婦覆被臣伏在牀下見
其夫恩愛如此婦忍負之臣一時義氣感發殺之而
出臣不敢欺願賜臣死高祖嘆曰殺一不義生一
無辜可赦也即釋之

宋味古會稽宋家店垞也能詩建文帝亡味古夜爇
從星月下疊床北向拜祭已慟哭如是者月餘為

僇家所告、遂逮捕其子某請代、乃得釋、

備福無錫人、洪武初、隸燕山衛籍、建文遜去、福輒携

妻母逃歸、文皇招購戍卒入伍、至燕山福在籍中、

調曲靖衛、復挈母妻行、福仰天哭曰、吾雖一介賤卒、

義不為叛逆之臣、在冊中日夜哭不輟、竟不食而死、

妻范氏為塋地、塋之、范氏年二十有姿色、居貧奉姑

甚謹、每歿其夫、則走山谷中大號、不使姑聞、方有聞

其寡者、欲委禽焉、既而聞其事、曰、此鄭孝婦也、安忍

北之一日范氏往澗邊浣衣見水傍生草若姑蘇蓆
草因取織蓆售養姑、賴以存姑至七十餘姑歿范
氏塋塋廬於墓側數十年范氏七八十餘而卒范氏
卒後蓆草不生士人義之即其廬葺為庵集此丘尼
居之名崇孝庵

樊翊崑山人年十七為金川門守卒靖難兵入金川
門翊大哭後還鄉宣德中巡撫周忱兩薦翊為崑山
太倉學官辭不就曰翊仕無害於義恐負往日城門

一慟耳、竟隱終身、門人私謚為安節先生

羅義山、西清遠衛戍卒、靖難兵起、詣閤上書乞息兵、請和、又上燕王書、言殿下聰明英武、今之周公也、宜謹守燕土、以法周公輔成王之義、嘗聞夷齊以國相讓、去隱^首宇陽、聖賢歆成天下之事、必光明順逆之理、成敗之勢、禍福之機、又必得天道之宜、人心之安、然後可、殿下今以藩國敵朝廷、即遂其願、尤為不可、況萬難無一易哉、乞蚤息兵、歸國、書上、下義獄、建文四

年六月出義獄中、擢戶科給事中、未幾陞湖廣左叅政、

高賢寧山東濟陽廩生、受學於教諭王省、建文中貢入國學、靖難兵攻濟南不下、以箭射書城中、使丞降賢寧、時在城中、作周公輔成王論、射城外、請罷兵、靖難後被執、文皇曰、此作論秀才耶、好人、命官之、賢寧固辭、其友人紀綱時為錦衣衛指揮、方貴倖勸之就執、賢寧曰、君以軍旅發身、余本書生、食廩有年、於

義不可綱言於文皇金其志而遣之歸年九十七而卒

金鑄遼陽人為王世勲健兒世勲率衆禦南被圍衆且盡鑄獨賈勇破圍出顧見世勲尚圍中奮死殺入重圍復與俱出世勲為南所奪鑄即以己馬乘世勲身獨步戰援兵不至竟死于陣

周教河州衛軍餘也正統己巳間上皇北狩慟哭不食七日而死其子曰絡為衛學諸生出舍外學聞

之、不易儒衣巾而奔至家、願廷槐亦死、後衛中樓
而鄉里憐而異之、言之河州守、為臨其喪、不易裂
巾而殮、以參四十斛、白金一觔助塋

楊蘭嘉祥人、任沛縣新興關官、留城多盜、蘭自薦當
道、請叟攝之、盜遂平、正德乙酉居京師、聞有議松亭
右北居庸三關斬伐榆木者、蘭抗疏奏曰、中國之患
莫過遼陸、而鹵馬不得馳驟南下者、寔賴榆林為之
一砥、令此木一伐、是自決藩籬、而引寇入腹也、臣愚

以爲萬、不可。武宗奇其奏罪狀言者、又丙子、山東
皆學趙鶴性悍、復考校諸生、濫黜者八九千人、蘭
果糧入京、伏闕爲諸黜生叫冤、詔命按臣張羽及新
任督學江湖嚴加覆試、復黜者七千餘人、後以科甲
起者、歲比、皆稱爲楊公門下士。

阿寄者、淳安徐氏僕也、徐氏昆弟別產而居、伯得一
馬、仲得一牛、季寡婦得阿寄、年五十餘矣、寡婦泣
曰、馬則乘、牛則耕、跟踏老僕、迺費我黎羹、阿寄嘆曰、

噫主謂我力不若牛馬邪、迺畫策經營、示可用狀、寡婦悉罄珥之屬、得銀十二兩、昇寄、則入山販漆、期年而三其息、謂寡婦曰、主無憂、富可立致矣、歷二十年、致產數萬金、為寡婦嫁三女、婚兩郎、齎聘皆千金、又延師教兩郎、既輸粟為太學生、而寡婦則年然、財雄一邑矣、頃之阿寄病且死、謂寡婦曰、老奴為牛之報盡矣、出枕中二楮、則家計鉅細悉均分之曰、以此遺兩郎、君可世守也、言訖而終、徐氏諸孫、或疑寄私

蓄者竊啓其篋無寸絲粒粟之儲烏一姬一兒僅救
緼掩體而已

林文貴海寧人爲海寧所千戶呂忠騎兵正德間奉
巡撫檄討桃源賊至開化賊突至偵卒報曰賊勢洶
湧可趨避之忠拔刀斫其背曰朝廷養兵百餘年一
旦忍忘之耶直前搗賊忠被創墮馬衆潰亂文貴在
後隊縱馬適至大呼曰不可負吾主獨挺長鎗刺賊
賊擒之脅使降文貴罵曰我朝廷命兵豈從尔賊

怒屠其腹至死罵不絕口

館人者共備使任環館人也環初任蘇州府海防同知倭卒至中丞檄環以鄉兵五百截之兵皆市人不習戰遇賊輒鳥獸散環之從親信數人抵肘賊中勇敢者奮持長刃踰溝刺環馬蹶館人以此馬乘環扶環上馬時賊刃已着馬尾矣館人乃反身搏賊連被斫數十餘刃不舍竟死環得以間逸去

金祥太倉人為太倉守熊桴門卒桴守太倉御倭亂

戰敗兵潰、獨門卒金祥不去、祥曰、我死國分也、余何
為乎、祥曰、公死國、小人死公、亦分也、殺祥、後、祥過橋
而賊已登、磴、祥慮、祥必不免、奮死下橋、肩而摧之、橋
壞、寇墮水死者十人、祥得免、後以捷聞、晉、梓、秩、仕、至
大中丞、

陳忠、江東人、係府軍衛捕役、有胆力、善入水、能於江
面、掉臂游數里、隨李中丞禦倭、至牛王河、與倭大戰、
兵、我、不利、倭愈猖獗、忠曰、事急矣、乃負中丞渡河、中

丞感之結為義子各畫一渡河圍以紀其事未幾李
中丞巡歷淮安宿廟灣聞王廟忠宿三里外方就枕
夢撲頭牙笏一神將寫一火字仍指點去路驚醒時
漏下二鼓忠喚兵眾起巡至廟王廟見倭奴廟前放
火兵少不能戰乃於廟傍拆牆救出中丞即傳四路
兵乘勢截殺夜獲倭奴七十二級中丞大喜累薦忠
功官至恭將

順陽莊君頸僕也君頸父指為倭所掘同其蒼頭順

陽往救之、有二賊伏穴傍、急起斫君頸、順陽即抱其
主、伏於穴下、以身蔽刀、連砍數十餘刀、背裂不捨、遂
至死、倭去君頸得活、

王環滄州人、本回紇種也、北髡鐵面、負膂力、善騎射、
大中丞曾旣聞其勇、致之幕下、俾士卒從學射、旣以
渡河、套被逮、頻行、向其下泣曰、吾此行自必死、頃
吾妻子奈何流落遺鄙、為溝中瘠乎、環在傍、亦泣曰、
公無憂也、環力能致之歸耳、乃以小車載夫人及二

子從間道去。環日則具湯粥。夜則露宿邸舍外。間關數千里不懈。卒歸夫人與二子於維揚。酬之金帛。不顧而去。

金養者王華僕也。嘉靖中倭寇至華族。女婦數十人前避。賊望見逐之。衆大窘。養麾之曰。主第走。養捍之。即扼橋格賊。旬月如林。養獨以孤挺出入死關。良久始仆。而主人遠矣。王氏既免。思養功。立祠祀之。

孫明丁尚書汝襲僕也。尚書坐鹵闡入誅。仲子懋正。

謫戍遼陽、明從爲、居半載、慙正死、妻復死、遺一子、方五月、明白、涕泣、抱屍往村、媼丐乳、或市牛羊酪、哺之、每監司行部至、輒哭訴冤狀、決盡繼之以血、當事者憐之、爲脫其籍、得歸、間關數千里、晝負兒、且行、且泣、乞、事已不食、不令兒餒也、間月始得達家事、兒如事主、仍追理其遺產、爲族戚乾沒者、白之官、出入具一尺籍、及長、悉以付之、兒名繼志、後爲邑庠生、明以老壽終。

執禮劉養正僕也。養正方與吾庶人密謀禮心憂之。
常于屏處發諫不聽。有方士言長生者。館養正所。養
正北面禮信之。夜定。僕走其所。叩頭言。願有請。其人
曰。若豈欲方術乎。對曰。非也。因流涕言。今吾主與寧
藩通。異日必及禍。不小。而諸人無能為言者。今獨
信先生。願先生為一言。毋附寧。其人乃大驚。晨起去。
不知所之。後養正死獄中。禮收之。塋之。為木主。懷以
帛。尋簿錄養正家禮。願從。吏逐之去。曰。吾主毋行。我

家人安得不去。徒跣至京，覬其妻獄中。妻死，奉屍歸，合葬正墓，歲輒上塚哭而祀之。

萬木鄴山俱新建人。宸濠遣奄較四出，籍民田產，收召豪強，不附者縛之去。木與山會鄉中，舉義立營，部署已定。會濠黨謝重一馳騎暴村落間，禽而致之。約人舉束藁置於張睢陽道廟壇前，出重一併其馬，生焚之。自是濠黨不敢犯。一日二人飲江上，遇宸濠腹心盜凌十一等，遂偪令入舟，趣見宸濠，烙而推之，皆

罵賊死。

文順文學新安人。為御史胡宥僕。宥以年例左遷貴州。僉事蠻遠不便携家。從兩倉頭。僉事以曉暮抗行瘴霧中。感脾疾。久益羸削。文順憂之曰。吾聞瘴瘵非人肉不起。乃齋沐刲股肉血。雜藥進之。僉事病小損。後月餘復篤。文學不忍見。僉事死。曰。死若可代。此六尺鴻毛耳。令不獲代。而主君尋斃。孤魂在萬里外。誰與從者。有先死以從而已。遂自刲。僉事亦以是日。

逝文順奉其骸歸得塋故里

吳三五娶之浦陽人以傭為事善治庖韓叔陽為浦
陽令喜賓客召三五為治具當令意三五時給事
縣中壬子十二月叔陽上計三五從之至彭城黃河
水不得渡度且失期泗上亭長紹令曰旦日且開水
令信之是日嚴寒會泗水大至舟半渡上流堅冰如
矢石下擊破舟徒屬爭脫死令棄舟走水上冰解令
出沒水中者三四舍人韓祿下索令執舍人手俱

不得濟三五頓足曰公死矣倍公不祥乃赴令呵止之母俱死三五擲身入又溺遇一人臨泗上垂綆下三人引綆賴不沒舍人呼曰我公貴人活公酬百金於是舟人崔桐刺船開冰先出三五三五謝曰臣死不恨亟活我公死不肯起崔桐乃舍三五急出令載接船中次出舍人又次出三五三五僵死矣令哭曰三五從予千里將以余故殺三五痛哉乃傾囊中金治喪葬彭城西

萬成姑蘇人萬曆間礦稅盛行內使委官坐門上抽稅見人搜捕瑣及薺菜成見之大怒糾衆千餘擒委官二人跣剥置大鍋中當市煮糜爛人啖一碗設誓入內使署擊殺之內使踰牆走避乃徧抄買稅諸富家毀其巢不留片瓦戒同夥中勿取富家一个有犯者輒撲殺之以示衆即人稱快成詣獄受死礦稅自此頻微後詔下赦成勿誅

吳仕期宣城人張江陵不奔喪廷杖諫官仕期擬作

上相國書、姪二千餘言、內有舉朝皆綿羊、皆啞子之
句、言未上、有傳之者、江陵黨操院胡攢、囑太平同知
龍宗武繫之、詰問主使、意在沈懋學也、仕期曰、男子
生負剛腸、有所觸而發、何待人指揮、擄掠無完膚、聞
於江陵、得面北、以囊沙掩其面、凡七日而氣絕、江陵
敗、御史孫維城上疏、擢與宗武皆遣戍、

姚長子、山陰人、疴癩、饒膂力、為王氏傭、嘉靖間、倭從
諸暨倖至、犯郡城、過鍾堰、長子政撲攘、秩、有聲、倭

聞進門捉長子。長子持稿入與開被擒。以藤貫其手。
俾為前導。倭曰。若引我至舟山。蓋為寧波舟山也。長
子誤認舟山。曰。州山從西去。至柯山。紹之渡嶺。長子
以化人壇。四周皆水。顧謂鄉人曰。吾引賊入絕地。若
等亟往斷前橋。俟賊渡。斷後橋。賊死此地矣。及渡。如
其言。倭知是長子。計怒。嚙長子。築土自衛。越數日。倭
乏食。飢甚。我兵穴舟室。砌以誘倭。夜舟橫半渡。倭縛
鎗竿為筏。撩得此舟。大喜。以為天賜。爭下之。為走計。

至半港我兵掣所室柳舟沉四合蹙之百三十人盡
殲焉事平鄉人憐其義肖像死所春秋祀之

王朝佐臨清人爲負販萬曆己亥中官馬堂權臨清
稅橫甚惡黨四出種賊挿稅居人稍豐者悉破家朝
佐不勝憤凌晨杖馬箠過中使門請見州民隨以萬
計堂不敢出令戰士乘墻發弩傷數人衆益沸朝佐
擁衆破壁入縱火焚其署斃其黨三十七人驗臂皆
點刺賊御史張大謨隱其情以格開閭下朝佐獄歆

羅緒脅從者佐曰死吾分耳奈何株及平人獄具棄市臨刑崛起受刃觀者數千人無不感泣

陳國材南陵人為許以忠僕善遇之數年能自食命之歸以忠讀書不治產業謁選之官衆僕私曰是腐儒要做好官無以給衆體粥不顧往獨國材從之以忠病不起國材問醫曰人肉能療危疾有諸醫弗之國材曰吾主嘗啗臂活父延壽九旬固有驗也國材曰潛額天剗股以進遂愈所用醫其一冒為己功曰

我活許光祿索謝置酒高坐其一持盃踵嚙含淚坐
客怪問之嗟呀曰吾不忍吞此卮酒掩僕人到股之
功也一生驚訝呼國材驗之到痕血漬猶淋漓臂間
王長年聞人少年黠慧有膽畧操舟漁海上嘉靖己
未倭薄會城大掠男女金帛去長年亦被掠入舟
倭賊五十餘人同執者少年十餘婦女數人財物珍
奇無算賊舟數百艘同日揚颿汎海去歸其國長年
既被執時、陽為好語媚賊酋甚親信之又業已入

舟則盡解諸執者縛不為防長年乘間謂同執者曰
若等思歸乎能從吾計且與若婦皆泣曰幸甚計哉
出長年曰賊舟還將抵國不吾恤今幸東北風利賊
能醉賊奪其刀盡殺之因接舵抱帆歸此時不可失
也皆曰善會舟夜碇海中相與定計令諸婦女勸賊
酒賊度近家甚喜諸婦更為媚歌勸酒賊呼跳歡喜
飲大醉卧相枕藉婦人收其刀以出長年手巨斧諸
少年執刀盡砍五十餘賊斷纜發舟旁舟賊覺追之

我舟人持磁器雜物奮擊斃一酋。長年故善舟，追不及。日夜乘風舉帆行抵岸。長年既盡割賊級，私剗其舌，用鹽醃別置之。挾金帛並諸男女登岸。官軍見之，盡奪其級與金。長年禿而黃髮，類夷人，并縛詣鎮將所。妄言捕得賊零舟，首酋生口具在，請得上功。幕府鎮將大喜，將斬長年。乃急作鄉語，歷述殺賊奔歸狀。鎮將喟嘆曰：「若言斬賊級，豈有驗乎？」長年探懷中藏舌示之。鎮將驗賊首皆無舌，諸軍乃大駭，服事上幕。

府中丞某召至軍門、覆按皆寔、用長竿為桿、將謝不
欲、則賜酒鼓吹、乘馬繞示諸營三日、予金帛甚厚、罷
遣歸、并遣諸男女而論罪官軍、歡奪其功者、

胡纘、四川永寧人、拳鄉薦、蘭苗驕橫、纘數年前條其
必反、辛酉九月、探知事發、先託故走出、納賂具揭、馮
知州、知州為達直指、具載逆謀甚悉、不數日、被賊擒、
回、加嚴刑、兩脛幾夾斷、入黑獄、弟胡緯、罄產數千金、
托奢富轉求安氏、安氏招保在外、又賄守者得脫、出

叙城卷：不能動履，卿紳年鳳居助其資斧，竟醫調治，旋愈。即奮志擒前，糾合義旅數百人，大有斬獲。與劉養鯤等計，招出偽大將宋武，併張令、蔡國、俸等，因而擒偽相何若海，部署堵截，自任大里村一路。正有頭緒，不意在茅舍中，夜彈燭燼，誤觸火藥，兄弟俱死。烏先是二逆恨其逃出，將祖塋掘盡，揚為灰，縺涕泣彌月，誓以死報。思構此變，蜀人悼之。

宋祖文携李人幼孤，母勵節撫之，脩集荼苦，弱冠補

博士弟子與文太史湛持同史部蓼洲相友善祖文
談及其母苦節報泣下史部聞而憐之為白當道得
類題旌表牒下郡而祖文始知感泣搏顙顙為公死
無何吏部忤璫被逮變起倉卒郡人惶懼不知所為
祖文念此行必無生理顙相隨視後事慮妻子勸阻
遂不歸與吏部同宿公署中夜從容謂吏部曰公灑
然就道良善然事未可知脫有緩急誰可告者吾當
先往預為公地吏部首肯良久曰徐念陽肝膽如雲

必能相濟。顧嚴叟新入臺中，意氣不薄，可與計事。此外則定興之虎乾岳、吳橋之范質公、熱腸急難一言相諾，生死不渝，皆可告者。祖父遂別去，先走都下。當吏部未至，有以臧門事中吏部者，得念陽力辨而解。至案鍾簿鳩之事，嚴叟已先為之所矣。已而縣賦數千，祖文私幸旦夕告完，或得議獄緩死，百計丐貸都門。不足則走定興，定興不足則走吳橋，冒暑單騎，間關千餘里，往來數十日，摺撫稍就，而吏部斃獄矣。祖

文到京、領屍出獄、躬視含殮、朝夕感動、旬日之間、遂
斃、以死、

顧同寅、太倉州人、中武科進士、少年為博士弟子、熊
廷弼督學太倉、大加賞識、及廷弼罹法典刑、同寅作
詩文往吊、携酒而哭其屍傍、同鄉孫文才偶有所挾、
發其吊挽詩文、忠賢怒、併斬二人、有以懸之豪街、

吳懷賢、休寧人、誥勅房辦中書舍人、事魏忠賢、竊弄
威福、懷賢目擊不平、見楊太洪二十四大罪疏、擊節

痛快輒加點評通工部吳昌期糾劾侈冒忤瑞撤回
懷賢以同鄉服其不阿遺書稱之詞多激烈同官傅
應星入告忠賢構得其平疏及手書令析尉縛懷賢
及其妾丘氏送鎮撫司非刑炮烙斃之杖下殺宗
踐祚其子道昇上書訟冤詔贈工部主事

唐阜孫休寧縣人住巖鎮魏忠賢以黃山興大獄差
工部主事呂下問往歛回賈胥役偵得富家即坐價
數萬限日徵比徽富人半逃散委官至巖鎮捕一富

戶富人在外、妻妾獨處、坐以山價三萬、妻妾驚望、輸
賂求免、勒至七百餘金、委官恣肆、欲奸淫其妾、舉孫
與隣不平、糾衆力擒十餘人、聚薪于市、盡燒殺之、直
趨下問、毀其衙署、下問踰垣而走、至京奏聞、朝廷以
下問生事擾民、追贓削籍、有司承旨、先斃唐舉孫于
獄